

戀舞：當佛朗明哥舞走進我的生命……

謝芷霖



七月初第一個週末，三十幾度的高溫，巴黎難得的晴朗豔陽，似乎也在鼓舞著我們：那天正是我們佛朗明哥舞蹈班的學年成果發表日，所有參與的學生，包括我自己及老師，大家都既興奮又緊張。手腳微微顫抖，說話的聲調漂浮著。其實並非正式的表演，但卻是第一次演出如此高難度完整的Soleá，長達十五分鐘。一間簡單而普通的舞蹈教室，沒有劇場舞台的華麗，也沒有炫目的燈光，請來參觀的都是親朋好友，就在教室周圍的長條凳上安坐，不必付入場費，但也沒有豪華舒適的扶手椅。受限於經費，那天是首度就

表演的舞步與請來的專業吉他手和歌者搭配。我們想要呈現的，並不是完美無缺點的舞台表演，而希望讓來觀賞的友朋們能真正目睹佛朗明哥舞蹈、音樂與歌唱三元素的協調融合過程，參與其既嚴謹又隨興的創作跡痕，在既定的結構上有時增減舞步，加幾句歌詠，插一段或婉約或俏皮的吉他絃律。三方需不斷討論磨合，何時誰出場當主角，何時該快該慢，何時需要誰烘襯支援，可能是點出強拍，可能是自由發揮引導出舞步空白時的情感。這樣的成果發表方式，看來似乎不大正式，讓身為舞者的學生們省去粉墨登場的巨大

壓力，但緊張依舊，表演前的練習也從沒少過。不過，誠實說起來，也許，這樣「不正式」的呈現，其實更接近佛朗明哥舞的核心精神，與吉普賽人相聚悲歌歡舞的原始型式更神似。

佛朗明哥本來就非一般的表演與觀眾二分型式，佛朗明哥的源頭即是同樂同悲，參與者便是表演者，既以音樂或肢體表現自己的心情，也同時觀賞、參與、融入他人的展演。佛朗明哥是互動的，相互配合的，在每一輪不同的出場中突顯一方，烘托一方，然後角色互換。時為主角，時為配角。因此，沒有不重要的角色，每一環都必須盡力演出配合，哪一個節骨眼出了毛病，馬上影響到其他部分，只有當所有參與者都盡興盡力，才能領略完美，從沒有犧牲配角成就主角風華這種事。

這樣的處世風格，自然也讓佛朗明哥在舞蹈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，加上需要特殊的地板來配合其獨特的舞步聲響，更使佛朗明哥常惹人或閒話或側目，落得離群索居的下場。

小眾，具有離群索居情調的佛朗明哥舞，也自然地吸引了獨居巴黎、念冷門文學的我。

第一回走進佛朗明哥的世界是在2000年吧。偶然在自家信箱發現鄰近舞蹈社的課程宣傳單。隻身來法求學的我，已進入博士班階段，平時除了上課就是兼職工作，要不就得窩在家悶讀苦寫，老是坐著不動的靜態生活，著實欠缺運動放鬆的機會，光靠三不五時的散步，似乎也稱不上運動的境地。可是在彈丸之地的巴黎，球類運動既缺場地又要麻煩找伴，我也沒什麼天賦，作罷；游泳雖然一人即可成行，市立泳池也不貴，但若無友朋相伴，也甚寂寥無趣，難以持久。至於舞蹈，卻是我從小到大斷斷續續都有接觸的啊，我喜愛音樂，又熱衷學習，那不如去學個舞吧！既能運動又兼學習，一定有趣多了。那張舞

蹈社宣傳單簡直就像天外飛來的靈感，神來一筆，為枯燥生活糝點鮮涼的瓊漿玉露，教我喜不自勝。問題是：學什麼舞好呢？為了省去找伴練習的麻煩，所有需要舞伴的舞馬上從名單上刪除。不要西方的古典舞，也不要那種需要從小學舞西方身段的。剩下不多的選項裡，根據我有空的時間來取捨，再加上一點點直覺，佛朗明哥舞就成了最後的決定。並不是因為我對佛朗明哥舞有什麼認識，或對西班牙文化有特殊的憧憬，完全懵懂無知的我，其實只是誤打誤撞一頭栽進了佛朗明哥舞的神祕世界。還記得去舞蹈社問情況報名時，特別問了櫃台工作人員應穿著的服裝、鞋子等，沒想到連工作人員都對佛朗明哥舞毫無認知，竟告訴我穿普通的運動衣及襪子即可！真是大錯特錯，後來每次回想起這段小插曲，都不禁令我啞然失笑。學佛朗明哥舞，沒有鞋子怎麼行？而且是要有跟的鞋，鞋尖底部與鞋跟上還要打滿釘子才成，那便是佛朗明哥舞最基本的足音



來源啊！沒有精準乾淨的足音，怎有佛朗明哥舞？開玩笑！

記得入門第一課便是著名的Sevillana舞，有固定舞步，三拍，其實並不算難，然而許多學生都是來試了一兩次後便因難退卻。不久，開始學四拍的Tangos，才初嘗真正佛朗明哥舞的腳步踢踏滋味。節奏感不錯，聽音記憶力也行的我，馬上在複雜的佛朗明哥舞步組成中窺見興味盎然的挑戰，喜歡嘗試與挑戰的本性使我一陷下去，便無可自拔地愈行愈遠，愈遠愈行。

初學時，便跟隨當時的老師，上了一堂簡介佛朗明哥歷史與音樂結構分類的課，才一腳剛踏進佛朗明哥舞世界的我，真是看了一個頭兩



個大，那一個個代表不同節奏與不同地區的樂調（Palo）名字，對我來說根本如同有字天書，儘管老師很費力地一一找出對應的音樂撥放給我們聆聽，什麼Soleá, Alegria, Tarantos……，還是都如無根浮萍般，無法在我的記憶田裡紮根停駐。這些樂調除了節拍有異，可分為三拍、四拍、五拍（其實是十二拍）及十二拍之外，在同樣拍子的情況下，怎樣才能根據絃律分辨出它們是不同的樂調，並正確指出其名呢？最難的是要正確的數出拍子呀，十二拍的第一拍在哪裡，不同樂調間的重音拍又不同，這些都要能夠聽出來才有辦法跳舞啊！然而，在最初，種種都像糾結纏裹的線團，混沌不清。從來沒學過這麼麻煩的舞！更從來沒想過天下竟然有十二拍的樂曲，還要用來跳舞！面對這種難解的局面，除了硬著頭皮面對，也沒有別的辦法。我採取了最笨也是最直接的方法：聽音樂。不停歇不間斷地聽，聽的時候先默記下樂調名，漸漸變成在聽的時候猜出樂調。聽的時候嘴巴也很忙碌，從一開始數出正確的拍子，到後來還要能試著用手掌擊出不同重音。從莫名其妙，到逐漸能分辨出樂調，再到足以指名道姓的階段，真是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與時間。最初的六個月，真是天天聽，天天數拍子，天天默想這是什麼樂調！當然，只要是課堂上學

請君看畫

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暨台師大文創中心將於8月28日起至9月27日止，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共同舉辦「全球暖化，藝術之眼——墾丁鳥類藝術特展」。前駐法代表處僑務組組長黎振華亦將提供鳥類作品三幅（30F）參與展出。此次展覽內容計有國畫、水彩及照片等多幅。歡迎有興趣的朋友，屆時踴躍前往觀賞。

過的舞步，那個樂調就會變得熟悉，如有吉他手來伴奏，基本的絃律也就瞭解了。至於到明瞭什麼樣的樂調配哪一類的舞步，應以什麼樣的情緒來詮釋，這已是學了好多年後的事了，因為每一種樂調都需要花時間去認識、學習，一年中能學得的樂調並不多，要把不同的樂調都學過，沒有數年的時間還真的不可能呢！

學到後來，還加入愈來愈多的間拍，或者把一拍切分成二、三或四，複雜度自然也隨級數增加。除了音樂、節拍，最緊要的當然還是要能準確地把手腳動作做出來呀，不然怎能稱做「跳舞」呢？佛朗明哥舞通常從複雜的腳步開始學起，足音是基本，而且拍子一定要踩準，否則皆是白搭。佛朗明哥舞與其他的舞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：你可以忘記舞步，左右相反，腳尖足跟錯置導致聲音不同，都不是嚴重的問題，但是絕對不能踏錯拍子，踩錯重音，那就大錯特錯，無可救藥了。腳步會了再加入手、腕、臂、腰、臀、頭及眼光，手腳要諧調還真是困難重重，常常一加入手的動作，原本會了的腳步又亂成一片。之後還要求眼光、情感。如果再加上擺裙、掌擊的細節，那更是學得七手八腳，學生叫苦連天哪！姿勢、身段、耐力，也是技巧訓練的一部分，種種皆無可速成，只有練了又練，練了再練。

此外，佛朗明哥舞也是一種很難「即興」表演的舞。這與其音樂的結構有關。佛朗明哥除了舞蹈之外，還有音樂、歌唱、擊掌等不同元素的參與，所有參與者都有「突顯」為主角的時刻，也有任配角陪襯的段落，而這些都表現在樂調緊密的結構中。譬如說一個樂調的Letras，就像是敘事部分，歌者盡情表述，他的聲音算是整場主角，舞者在此時便以安靜的腳步為主，多為展現情緒與身段的流動舞姿；吉他要表現其獨特的悠揚絃律時，就彈出一段falseta，這時的主角便是

吉他，歌者安靜，舞步也以輕軟為主；Llamada則是舞者提醒：大家注意，我要開始跳一段新起的舞步囉！或是：我要結束這一段啦！如果是Escobilla，那就是舞者獨佔勝場的時刻，只有吉他跟隨節拍，或甚至僅餘掌擊或cajón（箱鼓）類的打擊樂器烘襯舞者密密不斷的腳步，連綿變化多端的足音！什麼時候該誰上場演主角，都有定則，不能隨便爭先或任性胡為的。佛朗明哥的三元素—吉他、歌、舞—都可以分開來獨自表演，然而，當三者結合在一起成為佛朗明哥舞時，舞者就有導引全局的重責大任。如果說大部分的舞蹈都是以舞步就音樂，跟隨樂音的快慢及骨幹，攀緣摸索前行，佛朗明哥舞卻正好相反，速度快慢由舞者掌控，吉他配合，更常常是舞者先踩出足音與節奏，吉他隨後跟上，哪裡有特殊的舞步，也請吉他標示重音或特別的絃律加強效果。舞者必須非常瞭解曲式樂調的結構，始能在其骨架上建構創造出豐富的血肉。其間也常需與歌者、吉他手折衝協調，一同構思、改造，一起探索創作。這種獨特的形式，自然也就難以像其他的舞種那樣，CD片一放，聽到音樂即能翩翻起舞。加上地板與鞋子的限制，佛朗明哥舞要「即興」演出，難上加難！大概只有Buleria這種專為節慶狂歡而生的樂調，擁有「即興」的天性，反覆的曲調，強調誇張的肢體動作，穿插幽默逗趣的小動作或表情，只要能找到「進入音樂的正確方位」，懂得幾個基本經典動作，倒是大家都能隨樂「即興」起舞。也因此，每每佛朗明哥舞表演的末尾，總是以此樂調作結，在熱烈的掌聲安可聲中，不管是誰都可上台秀上一小段，那時才會見識到深藏不露身手不凡的歌者踢踏一番，或伴奏久了也能把腳步模仿得有形有樣的吉他手，甚至腳癢的觀眾也能衝上前激舞一節，在Buleria的氛圍中，只有接納、鼓舞、掌聲和歡叫。

多年的學舞期間，我也不例外，曾前往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取經，參與短期密集班，一邊享受純粹的佛朗明哥氣息薰陶，一邊浸淫於肢體痠麻的痛苦中。每天疲累地走回住處，再微笑檢視：啊，今天大腿又多出兩塊烏青，咦，右腳大拇趾的指甲何時從中斷裂一半啦，嘿，腳底板動作過多這幾天腫痛到鞋都不想穿了……。檢視完滿佈的傷痕後，再心滿意足拿出西班牙文課作業用功，想著明天可以用西班牙文問老師什麼問題，雀躍發現舞蹈課時老師講的西文已經愈聽愈明白了。為了學舞，不但得進修語言，還經常落得滿身傷痛，更時時因為某個舞步就是跳不好而沮喪不已，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小。仔細想想，似乎大部分的學舞時間，都處於挫折與失望中，卻還繼續毫不留情的自嘲，快快樂樂的繳學費！有時簡直覺得學佛朗明哥舞的人，根本都是病入膏肓的受虐狂嘛！

誠然，我並非專業舞者，也不是舞蹈科班出身，雖然有學的熱情，卻也只能把佛朗明哥舞當成是一種「休閒娛樂」，既沒有經濟能力負擔太多的課時，也沒有辦法把精力都花在練習上。僅能做到「盡力而為」，在荷包與時間的角力間，偷取點滴歡笑，積累一些難忘的經驗。所以，學了那麼多年的佛朗明哥舞，儘管對複雜舞步的接受度比以前好，舞藝並不能算精湛。真正要表演的話，還是緊張到腳軟手軟，舞步錯亂，記憶一片空白。沒有足夠的架勢，身形亦不夠優美。學過的舞步因缺乏練習而迅速遺忘，也還不到創作組構舞曲的火候。只是持續鬆散的、升斗小民式的學習。我沒有成為專業舞者的野心，也沒有當舞蹈老師的企圖，學佛朗明哥舞，真的只是業餘的熱情而已。學生時代還撥得出時間到西班牙參與密集班訓練，不再是學生身分後，為五斗米打拼，

又成了家，已很難再如以往丟下工作、家人，隨興出走。近幾年除了每週按時上課外，或零星的邀請舞者特別課，很難再圖其他的進修機會。不過，這麼多年來，不管在多麼挫折毫無成就感的低迷情況下，我都堅持學下去，從未退縮放棄，這一點倒是非常令我自己對自己感到驕傲。也許，學佛朗明哥舞對我來說，最大的回饋並不在舞蹈的習成，而是透過習舞過程，必須不斷地懇切面對自己，重新認識自己，超越自己，終於能進而慢慢學會如何心身協調，思體和諧，創作出自己的人生面貌，歲月舞步。一個總是習慣以腦思考，以筆書寫的文學人，與舞為伴之後，才發覺身體的思緒更敏銳，創作更是源於肢體的內在悸動。身感心感，身體不思索，不感觸，便遠離了創作的泉源。從小到大只重智識壓抑身體感應力的偏廢與殘缺，直到長大成人，因著學舞，學佛朗明哥舞，才得償彌補平衡的機會。

名佛朗明哥舞者Israel Galván，也是我現在老師的老師，在一個紀錄片的訪談中提到：「在寂靜中，其實佛朗明哥舞者便是創造音樂的人。」佛朗明哥舞不僅只是跳舞，不只隨樂起舞，而是用身體的不同部位，不同特質，來創作音樂，組建新節奏新律動，書寫源源不絕的生命情調。如果作家是用書寫來創作，編織生命的意義，那麼，我們也可以說，佛朗明哥舞者是用身體來書寫意義，創作人生音樂的不懈作家。

於是，我總算明白，為什麼我注定要走進佛朗明哥舞的世界：愛戀寫的人，又怎麼能不愛戀舞呢！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）